

“圈层化”视域下高校网络思政育人研究

■廖沛玲 赖芯茹 周莹

摘要: 随着网络的蓬勃发展,大学生社交生活由线下转为线上,带动网络生活“圈层化”现象的出现。借助社交平台等载体,以趣缘等为纽带建立起来的圈层,呈现出选择自主性、内容定制性、表达独特性三个特点。“圈层化”现象的出现,为大学生的社交提供便利的同时,也为高校网络思政育人带来了主流核心价值引领作用削弱、传播信息失真、群体极化等困境。为此,高校思政教育者应从融入圈层、培育圈层、打通圈层、冲出圈层四方面探索高校网络思政育人的“破圈”思路。

关键词: 圈层化 网络育人 高校 思想政治教育

一、前言

根据《第51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2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10.67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5.6%,20-29岁网民占比14.2%,高校大学生网民数量庞大。网络新媒体技术的发展带动高校学生的社交方式发生了深刻变化,网络圈层成为广大青年交往交流、信息获取的重要载体。王婷婷在延边大学、吉林财经大学等四所高校随机选取了800名大学生开展网络圈群使用情况调研,调研结果显示,45.6%的学生网络圈群为5—10个;31.4%的学生网络圈群超过10个。在网络圈群的使用时间上,36%的同学选择了1—3小时,38%的学生选择了3—5小时,更有14%的学生选择了更多。^[1]由此可见,网络“圈层化”现象已经深入高校青年的日常生活,对高校青年产生深远影响。“宣传思想工作要把握大势,做到因势而谋、应势而动、顺势而为”,“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2]因此,笔者认为,正确认识高校学生网络生活“圈层化”现象,针对高校网络思政育人面临的网络圈层困境,提出切实可行的“破圈”思路,是加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实效性,践行三全育人方针,维护高校意识形态安全的现实之需。

二、大学生“圈层化”现象

(一)何谓“圈层化”

“圈层”一词由来已久,早期人们以血缘、亲缘为纽带构建圈层,随着社会的发展进步,又出现以地缘、业缘、趣缘等共同要素组建的圈层。当前,基于数字技术的发展诞生的新媒体,其影响力早已大大超过以报纸、广播、电视等为代表的传统媒体,并且打破了时间和空间的限制,逐渐将高校学生的社交活动由线下转为线上,高校学

生网络生活“圈层化”也由此出现。具体来说,“圈层化”就是当下网络社群的一种具体形态,青年学生因相同特性、兴趣、需求在网络上相互交集与联系,通过网络媒介社交往来和信息交互连接进而形成了一个核心稳固、联结紧密的网络社群,形成网络圈层化现象。^[3]

(二)“圈层化”的表现形式

大学生“圈层化”现象在网络生活中往往通过不同社交平台的不同分区表现出来,如微博的原神超话、lolita超话;微信的网球群、跑步群等。一个圈层通常并不局限于某个社交、游戏平台,具有相同特性、兴趣、需求的圈内人在关注机制的广播式社交网络平台结识后,往往会在带有私人社交属性的即时通讯应用程序上再组建一个聊天群。一个圈层通过全平台的“入驻”,使得圈内成员在各平台都能找到“同好”并且实现信息的即时交互往来。

(三)大学生网络生活“圈层化”的特点

1. 选择自主性

不同于以线下社会关系为根基的、血缘、学缘或地缘构建起来、人数相对有限的传统圈层,新型网络圈层摆脱了现实社会关系的束缚,由纯粹的兴趣爱好出发,且加入时机、融入程度、融入数量、退出时机等均可由大学生进行自主选择。因此依据趣缘组建的圈层普遍人数众多,成员身份多样。从圈层内部来看,圈内人因相同的兴趣及交流需求而被却认为该圈层的成员,在圈层内部享有高自由度的话语权及表达权,多主体“为爱发电”共同构建圈层文化。

2. 内容定制性

在圈层多平台入驻及大数据个性化的精准投放下,大学生接收到的信息均是根据不同兴趣、不同圈层而定制的个性化内容。通常,各社交媒体会在用户注册时就

强制性要求每位用户至少选择两至三个圈层标签,快速确认新用户所在圈层,进而为新用户推送热门博主及相关圈层内容,提高用户粘性。随着用户的使用次数增加,平台将会精确计算该用户近期对各圈层的点击率及喜好偏向,进而及时为用户定制并提供新的圈层讯息。

3. 表达独特性

每个圈层有着独特的语言组织和表达方式,这套话语体系渗透着圈层的独特文化与价值取向,具有较强的私密性和封闭性,能够让处于网络圈层内的青年快速黏合形成亲密关系,加深了对网络圈层的归属感与认同感。^[4]即使各圈层都抵制圈外文化向圈内渗透,却热忱于向外传输自身的圈层文化,使部分圈层表达成为各圈层的通用表达,如网络热词、网络热梗等。而这些出圈的表达也将激励圈层成员创造新的文化内容和表达方式。

三、高校网络思政育人面临的“圈层化”困境

(一) 主流核心价值导向削弱

以快节奏的社交媒体平台为载体建立起来的各圈层普遍流行“碎片化”的信息交互方式,圈层成员偏向于使用简单的词汇及直白的表达方式,将所掌握的信息快速传递给同圈成员。这样的信息交换方式虽然有利于增加个体获取到的信息量,但是却削弱了单个信息的深度,并使得大学生对内涵丰富的主流核心价值失去了探索的耐性和兴趣,不利于培养自主思考、深入研究的能力。此外,圈层的“排他性”使得处于圈层内的大学生对圈层外的主流核心价值产生抵触、排斥情绪,内部成员为圈层设立的“门槛”也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主流核心价值的宣传,使得主流核心价值引领难以走进圈层的尴尬境界。强烈的排他性还会导致内部成员信息获取不断窄化、意识观念不断固化,还可能引发圈群之间的冲突与矛盾,从而加剧社会观念鸿沟,撕裂社会价值共识,破坏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价值基础。^[5]

(二) 网络圈层传播信息失真

圈层的“选择自主性”导致圈层内部成员背景跨度大,成员成分复杂。但处于同一圈层内,成员彼此间并没有地位和等级的区分,人人都可以在个性化的“网络圈群”中最大限度地展示自我,畅所欲言。^[6]因此,圈层内部流传的信息除正常的爱好交流外,不可避免地会夹杂着负面信息及虚假信息。同时,圈层的“排他性”又使得内部人员接收外界信息的渠道变得十分狭窄,身处在几乎没有管理和约束的圈层内的大学生,在高度同质化的信

息轰炸下,很容易将回荡在圈层中的声音误认为是正确的声音,将混杂其中的负面信息及虚假信息认为是正确的,失真的信息不仅削弱了大学生的理性思维并且在无形中将大学生束缚在单一的价值观念之内。

(三) 网络圈层群体出现极化

在“流量至上”的网络风气下,各圈层为扩大本圈层影响力,竞相争夺流量高地,与其他圈层开启无形的流量争夺战。在圈层内部进行有组织、有计划的每日打卡活动,而且在圈层外部进行统一的刷评,这种半强制性的圈层集体活动,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成员对圈层的依赖性,使得参与圈层活动的成员认为自己对圈层是有价值、有意义、有贡献的,提升成员对圈层文化的认同感。海量的信息和资源让大学生来不及做出理性判断和思考,容易被圈层其他成员煽动情绪,最后出于维护圈层利益的“正义感”做出非理性的对抗行为,做出不利于自身及圈层发展的事情。

四、高校网络思政育人的“破圈”思路

(一) 融入圈层——转变方式打通话语渠道

传统的思政育人偏向于采取“说教式”教育,辅导员、班主任等育人主体习惯性将自身置于父母位置,填压灌溉式地向大学生输出主流思想。在网络“圈层化”的时代现状下,这种思政育人方式不仅会激起青年学生强烈的反叛心理,而且将加大高校网络思政育人“破圈”与“入圈”的难度,高校教育者转变思政育人方式迫在眉睫。首先,高校教育者需要摒弃因年龄差导致的惯性思维,明确“青年友”的角色定位,积极主动地了解不同圈层的文化及表达方式,以平等、亲切的姿态尝试融入青年网络流行文化圈;其次,高校教育者应抛弃“说教式”教育,在与大学生对话时,多使用大学生喜闻乐见的语言范式,打开主流价值观的话语渠道;融圈后,教育者依然要不断学习、汲取各圈层新出现的文化内容,并将这些新兴的文化恰当地融入到主流核心价值的教育工作中,用新型的表达方式讲好中国故事、青年故事,以期达到长期高效的教育目的。

(二) 培育圈层——培育积极健康的网络圈层

除了积极融入大学生活跃的各圈层,培育新的圈层也同样重要。大学生自发形成的圈层存在较多的不确定因素,圈层成员鱼龙混杂,圈层活动难以监管,但这些不确定因素在高校自主培育的圈层内则能得到较好的控制。首先,高校要及时抓住网络热点,善于学习其他高校

成功的方法经验,适时开拓育人阵地,如师生交流互动平台、官方公众号、官方抖音号等,随着大学生的广泛参与将凝聚成新的圈层。其次,高校要重视新圈层的监督与治理,如若发现有虚假思想、错误思想入侵圈层的迹象,应及时制止,营造良好的圈层环境,并加主流核心价值观、主流文化的宣传与传播力度。同时,高校应在保证圈层积极健康的情况下,给予圈层内成员必要的自主权及自由活动空间,允许大学生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新的圈层文化,切不可“一刀切”地扼杀大学生的创造性。

(三) 打通圈层——整合资源实现协同育人

大学生群体数量庞大,单个圈层能够发挥的正向作用有限,因此急需打通圈层壁垒,实现不同圈层之间的融合,是高校网络思政育人的必由之路。在现实生活中,因为大学生的兴趣具有广泛性,所以每位大学生其实都是“跨圈层”“多圈层”的个体,这意味各圈层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实现信息互通及资源共享。圈层虽具有封闭性的特点,但圈层之间并非真空,信息在不同的圈层间具有流动性”,^[7]因此打通圈层间的壁垒,构建多元共生的“圈层共同体”的关键,就在于发挥不同圈层的高校网络育人主体的作用。辅导员、班主任、优秀朋辈等育人主体应发挥意见领袖作用,积极促进圈层间的融合,多方努力向圈层内部的青年学生传输主流核心价值观,实现共同育人的目标。

(四) 冲出圈层——勇于跳出现有圈层舒适圈

即使是一位跨圈层“冲浪选手”,大学生所涉猎的圈层达到一定数量后也将停止增长,其日后的网络生活将会在这有限的圈层中开展。随着对圈层文化熟悉度的提高及建立起内部社交网,每位青年学生将形成自己的网络圈层舒适圈,进而导致“信息孤岛”困境的出现。所谓的圈层,不应成为阻碍大学生成长发展的“密闭墙”,而应当允许大学生自由进出,并以此向外延伸拓展形成“旋转门”。^[8]因此,高校教育者应及时警醒大学生不要迷恋于网络圈层的娱乐功能,片面地享受欢愉;同时,积极引导

大学生跳出现有的圈层舒适圈,保持开放的心态,主动了解其他健康圈层的文化内容,在润物无声中强化使命担当,与时代同频共振。

参考文献:

- [1] 王婷婷.网络圈群背景下大学生价值观教育的研究[D].哈尔滨:哈尔滨理工大学,2020.
- [2] 习近平.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并发表重要讲话[J].时事报告(党委中心组学习),2019(1).
- [3] 廖卢琴,谢爱林.圈层与连接:思政教育网络话语传播困境与出路——基于矩阵传播的视角[J].教育学术月刊,2021(7).
- [4] 罗琳.青年网络“圈层化”的时代特征、生成机制与风险防控[J].中国青年社会科学,2022(3).
- [5] 阎国华,韩硕.网络圈群下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现实境遇与促进策略[J].探索,2022(4).
- [6] 杨美新,郭燕萍.网络圈群中的主流意识形态认同:价值、藩篱与实现路径[J].湖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6).
- [7] 王文艳.网络圈层如何赋能青年[J].人民论坛,2020(26).
- [8] 项久雨.透视青年“圈层化”现象:表征、缘由及引导[J].人民论坛,2020(1).

(作者单位: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

作者简介:廖沛玲(1994-),女,汉族,广东肇庆人,硕士,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团委书记,助教,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赖芯茹(2003-),女,汉族,广东河源人,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英语专业2021级在读本科生,研究方向:文学;周莹(1995-),女,汉族,湖北黄冈人,硕士,广州大学外国语学院,团委副书记,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